

重庆市志

方言志

(1950~2010)

杨月蓉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庆市志·方言志 / 杨月蓉主编.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229-05820-3

I. ①重… II. ①杨… III. ①重庆市—地方志 ②西南官话—方言研究—重庆市 IV. ①K297.19 ②H1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5073 号

重庆市志·方言志

CHONGQING SHIZHI·FANGYANZHI

杨月蓉 主编

出版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杨希之

责任校对: 夏 宇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周科位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9mm×1 194mm 1/16 印张: 25.25 字数: 735 千 插页: 0.5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5820-3

定价: 16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重庆市志

主 修 黄奇帆

主 审 吴 刚 涂经平

总编辑 周焕强

《重庆市志·方言志》编撰人员

主 编：杨月蓉

执行主编：杨月蓉

撰 稿：杨月蓉 钟维克 唐德正

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审稿人员

周焕强 黄家琦 杨再伦 熊蜀黔 赵锐涛 洪 霞 杨祖静

凡例

一、指导思想：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为依据，系统地对重庆方言进行描写，既说明重庆方言的现状，也说明其变化。

二、记述时限：上限为 20 世纪 50 年代，下限为 2011 年前后的重庆方言。

三、记述范围：主要是作为西南官话组成部分的重庆方言，即作为中央政府直辖市的重庆 38 个区县的重庆方言。

四、行文：采用公元纪年，必要时用朝代年号也以括号注明公元纪年；两位以上的数字用阿拉伯数字；文中引文用脚注注明书（篇）名、作者、出版社版本等。

方言词语书写一般采用通行的书写形式，不刻意考求本字。本字不明的用同音字代替或音近字后附说明，例如“撇（去声）p'iɛ²⁴，质量差、水平差”；如果没有合适的同音字或音近字，用“口”代替，例如“口 lia⁵⁵，粘贴”。

文中儿化音节中的“儿”用下标的方式，例如“桌桌儿”。“儿”独立成音节时则字号不变，例如“猫儿”。

如果同一义项下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例子，用“/”隔开。

五、注音：文中注音一律采用国际音标。音节右上角的两位数表示声调，例如“亩 muŋ⁴²”；如有变调，则本调标在前，变调标在后，如“柜柜儿 kuei²⁴kueir²⁴⁻⁵⁵”。

儿化韵是在音节本音的国际音标后加 r 表示，例如，“心”的国际音标是 çin⁵⁵，“心儿”的注音是 çinr⁵⁵。

六、特殊情况说明：

本志是在对重庆各地区方言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重庆主城区的方言可以作为重庆方言的代表，因此，文中如果没有特别说明某区县时，所说的重庆方言是指主城区的方言。

目 录

综 述	(1)
一、重庆地区语言使用概况	(1)
二、重庆的移民史与重庆方言	(7)
三、重庆方言调查及音标	(11)
附：国际音标与汉语拼音方案对照表	(12)
四、重庆方言的主要特点	(13)
五、重庆方言的分区及方言特征分布图	(18)
六、重庆方言研究概况	(43)
附：重庆方言研究论文及专著索引	(47)

第一篇 重庆方言的语音

第一章 重庆方言的语音系统	(52)
第一节 重庆方言的声母	(52)
一、重庆主城区话的声母表	(52)
二、重庆主城区话与北京话声母对应关系表	(52)
三、重庆主城区话与《广韵》音系声母的比较	(53)
四、重庆各地区声母对照表	(58)
第二节 重庆方言的韵母	(60)
一、重庆主城区话的韵母表	(60)
二、重庆主城区话与北京话韵母对应关系表	(61)
三、重庆主城区话与《广韵》音系韵母的比较	(64)
四、重庆各地区韵母对照表	(75)
第三节 重庆方言的声调	(78)
一、重庆主城区话的声调	(78)
二、重庆各地区声调对照表	(79)
第二章 重庆方言的音节及音变	(81)
第一节 重庆方言的声韵配合规律	(81)
一、重庆方言声韵配合表	(81)
二、重庆方言声韵配合规律说明	(82)
第二节 重庆方言同音字表	(83)
第三节 重庆方言的音变	(96)

一、儿化	(96)
二、变调	(97)
三、省略性音变	(98)
四、重庆方言中的文白异读	(99)
第四节 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庆方言语音的变化	(100)
一、声母的变化	(101)
二、韵母的变化	(101)
三、声调的变化	(102)

第二篇 重庆方言的词汇

第一章 重庆方言词汇概况	(106)
第一节 重庆方言词汇与普通话词汇比较	(106)
一、词形的差别	(106)
二、词义的差别	(108)
三、词性和使用范围的差别	(109)
四、读音的差别	(110)
第二节 重庆方言词的来源	(110)
一、特有的构词法构成的词	(111)
二、地名及由地域特征衍生出来的方言词	(111)
三、由于特有的风俗习惯而产生的方言词	(112)
四、古代传承下来的词	(114)
五、从其他方言引进或受其他方言影响而产生的方言词	(114)
六、由于语音变化而形成的方言词	(115)
附：重庆方言词本字考	(116)
第三节 重庆各地区方言特征词对照	(125)
一、重庆各地区方言特征词的差异	(125)
二、重庆各地区部分方言特征词对照表	(129)
第四节 20世纪50年代以来重庆方言词汇的变化	(194)
一、词汇的增减和替代	(194)
二、词义的变化	(197)
第二章 重庆方言的俚俗语	(199)
第一节 重庆方言的惯用语	(199)
一、重庆方言惯用语的特点	(199)
二、重庆方言惯用语的语义构成	(200)
三、重庆方言惯用语的灵活变化	(201)
第二节 重庆方言的歇后语	(202)
一、利用词的谐音构成双关	(202)
二、利用比喻构成双关	(203)
三、利用多义词构成双关	(204)
四、利用同形结构构成双关	(204)

五、利用语境构成双关	(205)
第三节 重庆方言的俗语.....	(205)
一、重庆方言俗语的语法结构类型	(206)
二、重庆方言俗语的修辞方式	(208)
第四节 重庆方言的谚语.....	(209)
一、重庆方言谚语的思想内容	(209)
二、重庆方言谚语的语法结构	(213)
三、重庆方言谚语的修辞手法	(215)

第三篇 重庆方言的语法

第一章 重庆方言的构词法.....	(218)
第一节 重庆方言构词法概说	(218)
一、重庆方言词的基本结构类型	(218)
二、重庆方言的几个特殊词缀	(224)
第二节 重庆方言的重叠式名词.....	(227)
一、双音节重叠式名词	(227)
二、三音节重叠式名词	(231)
附：重庆方言三音节重叠式名词选释	(234)
第三节 重庆方言的生动式形容词.....	(237)
一、bA 式——带单音前缀的	(237)
二、Abb 式——带叠音后缀的	(238)
三、bbA 式——带叠音前缀的	(240)
四、四字格的生动式形容词	(240)
附：重庆方言四字格生动式形容词选释	(243)
第二章 重庆方言的实词.....	(247)
第一节 重庆方言的代词、方位词和动词	(247)
一、重庆方言的代词	(247)
二、重庆方言的方位词	(248)
三、重庆方言的动词	(250)
第二节 重庆方言的量词.....	(252)
一、重庆方言特殊的量词及其运用	(252)
二、重庆方言中的重叠式双音节量词	(253)
三、重庆方言中量词及量词结构的词缀	(255)
四、重庆方言中量词前省“一”的种种情况	(259)
第三章 重庆方言的虚词.....	(260)
第一节 重庆方言的副词	(260)
一、表示时间、频率的副词	(260)
二、表示程度的副词	(260)
三、表示情态、方式的副词	(261)
四、表示强调语气的副词	(261)

五、表示数量、范围的副词	(262)
六、表示否定的副词	(262)
第二节 重庆方言的介词、助词和连词	(262)
一、重庆方言的介词	(262)
二、重庆方言的助词	(263)
三、重庆方言的连词	(268)
第三节 重庆方言的语气词	(269)
第四章 重庆方言特殊的结构成分和结构方式	(276)
第一节 重庆方言的几种特殊表达方式	(276)
一、重庆方言表义独特的独立语	(276)
二、重庆方言的几种特殊句式	(278)
第二节 重庆方言的特殊补语	(279)
一、重庆方言中几个常用的动词补语	(279)
二、重庆方言的生动式程度补语	(281)
附：重庆方言与普通话语法例句对照表	(282)

第四篇 重庆方言语料选辑

第一章 重庆方言词分类例释	(292)
第一节 重庆方言义类词例释	(292)
第二节 重庆方言动词例释	(310)
第三节 重庆方言形容词例释	(322)
第二章 重庆方言俚俗语例释	(326)
第一节 重庆方言惯用语例释	(326)
第二节 重庆方言俗语例释	(333)
第三节 重庆方言歇后语例释	(344)
第三章 重庆民间文学作品注音	(385)
第一节 儿歌、民歌和号子	(385)
第二节 民间故事	(389)
主要参考文献	(395)
后记	(398)

综述

一、重庆地区语言使用概况

重庆，别称“巴”、“渝”或“巴渝”。重庆是中国中央政府的四个直辖市之一，也是最年轻的直辖市。重庆地处中国西南部长江上游地区，东邻湖北省、湖南省，南接贵州省，西连四川省，北与陕西省接壤。重庆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国家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西南地区综合交通枢纽，也是城乡统筹的特大型城市。

重庆市幅员面积 8.24 万平方公里，是我国面积最大的直辖市。重庆下辖 38 个行政区县（自治县），其中有 19 个区（渝中区、大渡口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北碚区、渝北区、巴南区、万州区、涪陵区、綦江区、黔江区、长寿区、江津区、合川区、永川区、南川区、大足区）；19 个县（潼南县、铜梁县、荣昌县、璧山县、梁平县、城口县、丰都县、垫江县、武隆县、忠县、开县、云阳县、奉节县、巫山县、巫溪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19 个区里的渝中区、大渡口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北碚区、渝北区、巴南区等九个区人们习惯上通称主城区。

重庆是中国目前行政辖区最大、人口最多、管理行政单元最多的特大型城市。2007 年底，重庆的总人口达 3235.32 万人，以汉族为主体，占 93.5%。少数民族总人口 210.3 万人，占全市人口 6.5%，以土家族、苗族为主。土家族人口最多，有 142.4 万人，约占全市人口 4.4%，少数民族人口的 72.2%。苗族其次，约 50.2 万人，约占全市人口 1.5%，少数民族人口的 25.4%。土家族和苗族主要分布在四个民族自治县。此外还有回族、满族、彝族、壮族、布依族、蒙古族、藏族、白族、侗族、维吾尔族、朝鲜族、哈尼族、傣族、傈僳族、佤族、拉祜族、水族、纳西族、羌族、仡佬族等 52 个少数民族。但除土家族、苗族以及少数彝族外，其他少数民族没有比较集中的民族聚居区。土家族、苗族虽然有自己独立的语言，但是由于汉语的强大影响，现在其内部也通用汉语，而使用自己民族语言交际的已不多了。

（一）重庆地区的通用方言——重庆方言

本书所谓的重庆方言，是指重庆直辖市所属 38 个区县的人们使用的属于北方方言下属的西南官话的方言总和。某个地区的方言，人们也习惯称之为“……话”，因此，重庆方言也叫重庆话。重庆辖区内的语言除重庆方言外，还有客家方言、湘方言、闽方言等汉语方言岛，另外，还有土家语、苗语、彝语等少数民族语言。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由于外地人的大量涌入，也有一部分人操普通话或其他方言交际。重庆方言是重庆全境人民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通用语言。事实上，少数民族和各方言岛的其他方言使用者也主要以重庆方言作为交际语言。重庆方言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独具特色，其语音、词汇与普通话差别较大。

在汉语语言学中，对汉语方言有不同的分区方法。一种最常见的是把汉语方言分为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等七大方言。北方方言又分为四个次方言：华北东北方言、西北方言、西南方言、江淮方言。重庆方言就属于北方方言中的西南次方言。

另外一种影响较大的分类是分为 18 种，由李荣、熊正辉、张振兴主编的《中国语言地图集》的汉语

方言分布图及其说明标注的18种方言系属，分别是：东北官话、北京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晋语、兰银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官话（福建南平等未分区的官话方言岛）、徽语、吴语、湘语、赣语、客话、粤语、闽语、平话。

不管哪一种分类，西南官话都是一个重要的类别。西南官话的特点是古入声今读阳平，分布范围包括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全部汉语地区，以及毗连的湖北、湖南、广西、陕西、甘肃等省区的一些市县区镇，另有江西的赣州市、信丰县两个方言点。西南官话区地跨九省区，使用人口约两亿五千万，大约是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占全部北方官话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是北方官话里最大的一个分支。西南官话也是西南地区使用苗瑶、藏缅、侗台等语言的各族人民共同使用的公共交际语。

整个西南官话区又可分为成渝、滇西、黔北、昆贵、灌赤、鄂北、武天、岑江、黔南、湘南、桂柳、常鹤等十二片。从方言类属上看，重庆大多数地区属于西南官话的成渝片，另有少数区县可以归入灌赤片和黔北片。

重庆直辖前是四川省的一部分，因此重庆方言也属于四川方言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在研究四川方言时一般也包括重庆方言。1997年重庆直辖后，重庆行政上不再隶属四川省，因此原来所称的四川方言已不能包括重庆方言，有人建议改称四川方言为巴蜀方言。^①与此同时，对重庆方言的研究也逐渐从四川方言的范围内独立出来。

重庆与四川、贵州等省接壤，虽然同属西南次方言区，但重庆与相邻的这些地区的方言仍有一些区别。以重庆方言与四川方言而言，差异还是很明显的，有学者以保持古音多少为界定标准，将四川（重庆直辖前）方言分为新、老两派。指出川西、川南区大都有入声，部分地区有zh组声母，是老派四川方言；川东、川北区古入声已消失，古“知系”与“精组”洪音（zh—z）合并成一类，是新派四川方言。重庆和成都都是保留古音相对较少的新派四川方言。^②不过，即使都属于成渝片，一个成都人和一个重庆人说话，双方都能一下子感觉到语言上的差异。以重庆话与成都话比较，既有语音系统的差异，也有词汇上的差异。如重庆话的an和uan，成都人的发音是æn和uæn，嘴稍扁，元音开口度不如重庆话的大，所以重庆人可以凭“看”、“万”等字的发音判断对方是不是成都人。又如，重庆话有yu这个韵母，说“足球”为tçyu²¹tç'iou²¹。而成都话没有yu，说成io，所以成都人说的“足球”（tçio²¹tç'iou²¹），重庆人听来是“脚球”。虽然成都方言和重庆方言的词汇大多相同，但也有一些差异，例如成都人说“教室里”，常说“教室吼（后）头”，重庆人则说“教室头”或“教室里头”，没有“吼头”的说法。成都话说“一块人”，重庆话说“一个人”。成都话说“送把”：“我打开包袱，把我的唯一的好衣服，送把给他。”（艾芜《南行记·流浪人》）重庆没有这种说法，只能说“送给”。下面再比较数例^③：

成都话	重庆话	普通话
清油	菜油	菜油
边花	半头房子	独眼龙
耳视	张识	理睬
利子（猪牛等）	舌头儿	舌
汉仗	块头	个子
妹儿	妹崽	姑娘

^① 戴伟、周文德：《巴蜀方言重庆话的语音特点》，《重庆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

^② 翟时雨：《成都、重庆话在四川方言分区中的地位》，《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③ 表中的成都方言词摘自《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成都方言词典》，李荣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续表

成都话	重庆话	普通话
瓜娃子	哈宝儿	傻瓜
猫儿	鸡	妓女
老几	家伙	家伙
太婆	老太婆	老太婆
叫鸡子	灶鸡儿	蟋蟀
兜得转	和得转	吃得开
颤花儿	(无)	爱出风头的人

在语法上成都方言和重庆方言也有差异，成都人表示疑问，常带有语气词“哇”：“你来了哇(ua⁵⁵)？”“他们都走了哇？”重庆话没有这样的语气词。又如成都话用“拿跟”表被动，重庆话广泛用“着”(读 tsau²¹)，很少用“拿跟”。艾芜《南行记·流浪人》：“因为踏着乱石，很容易一下子滑倒下去，拿跟背上的盐巴压着，爬不起来。”“他是矮汉子的伙计，拿跟矮汉子喊做老么。”前一例中的“拿跟”重庆人说“着”，后一例还不能换成“着”(因为重庆话中“着”表被动一般表示遭遇不幸或不愉快的事)，只能改换说法：“矮汉子喊他老么。”

重庆话与贵州话同样也有不小差异。以贵阳话与重庆话比较，语音上的差异比较大：贵阳话中没有撮口呼，重庆话的撮口呼字在贵阳话中读为齐齿呼；贵阳话中 ie 与 i 不分，重庆话中的 ie 韵母贵阳话中说成 i 韵母；贵阳话中无儿化，重庆话有大量的儿化词；贵阳话词语在语流中不变调，而重庆话中有大量的变调现象。词汇方面贵阳话与重庆话也有不同，下面比较数例^①：

贵阳话	重庆话	普通话
白雨	雪弹子	冰雹
昂帮	墩笃	结实
之个	嘞个	这个
众个	恁个	这样
咋个	啷个	怎么
讲根	颈子	脖子
吴愿	惟愿	但愿
辣角	海椒	辣椒
夹抠客	斗角儿	吝啬鬼
精叫	精灵	精明
老者	老汉儿	父亲
饺皮	抄手儿	馄饨

① 表中的贵阳方言词摘自《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贵阳方言词典》，李荣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版。

(二)重庆地区的汉语方言岛

1. 客家方言岛

重庆的客家方言在巴南区、涪陵区、合川区、江津区、南川区、璧山县、垫江县等地有零星分布^①，但没有形成聚居区，比较集中的是荣昌县，当地叫“广东腔”。荣昌客家方言主要分布在盘龙、大建、石田、龙集、荣隆等乡村。其声韵调与重庆方言及荣昌其他方言都有较大差异。

荣昌的客家人大部分是从梅县或者从梅县先到某地再入川的，因此与梅县客家话口音语调相近。就迁入地而言，广东有兴宁、梅县、五华；广西有柳州；江西有赣州、瑞金等地；湖广有麻城、孝感。就客家话内部来说，由于各地方来的客家人有多有少，语言有一些差异，人口占多数的客家话是“官方版本”、“标准语言”，而人口少的则往往被同化。客家人互通婚，其子女从小首先教客家话，稍大再教本地通用的湖广话（即重庆方言）；如果客家人与非客家人通婚，则其子女通常不会说客家话。现在，荣昌客家话逐渐被当地的湖广话所融合，就盘龙而言，虽然据统计有三万客家人，但是事实上年轻一代很多日常生活中不再说客家话，很多客家人已经只在亲属称谓上保留客家方言了，例如：阿公（祖父）、阿婆（祖母）、阿爸（父亲）、阿姆（mi⁵⁵，母亲）、婆（外婆）、公（外公）、满满（老幺）等。

荣昌县客家方言语音的基本特点如下：

- (1) 没有 ts 组翘舌声母，如“桌、产、剩”等都不翘舌。
- (2) 把普通话的部分 x、k 声母字读作 f 声母，如红 fuŋ、花 fa、灰 fui、裤 fu 等。
- (3) 把普通话的部分 x 声母字读作零声母，如换 uan、话 ua 等。
- (4) 把普通话的部分 k 声母字读作 x，如口 xou、开 xuai 等。
- (5) 把普通话的部分 f 声母字读作 p，如肥 p'ei、扶 p'u 等。
- (6) n、l 不分，“南、蓝”同音，“怒、路”同音，“莲、年、严”同音，都是 l 声母。
- (7) 部分古浊声母字读作同部位的送气清声母，如步 p'u、跪 k'uei 等。
- (8) 有 η 声母，如暗 ɿan、硬 ɿaq、咬 ɿau 等。此外，ɿ 还可自成音节，如“五 ɿ”。
- (9) 古日母字部分读作 n 声母，如认 nin、日 nie、软 nyan、儿 nai、耳 ni。部分读作零声母，如闰 yn、容 iong、荣 yn 等。

(10) 韵母 iŋ、in 不分，一般说成前鼻音 in，如“林、邻、灵”同音，“心、新、星”同音。但“命”读作 miaŋ。

(11) 韵母 eŋ、əŋ 不分，一般说成前鼻音 əŋ，如“根、庚”同音，但“横”读作 uaŋ。

(12) 韵母 iaŋ、uaŋ 读作 uoŋ，如讲 kuŋ、光 kuŋ、床 ts'uoŋ。

(13) 有五个声调，其调值分别为 55、13、21、53，入声自成一类，均收喉塞音 ?。

荣昌客家话部分词汇读音也比较特别，例如：“什么”me⁵³ke²¹，“这里”kai⁵⁵pian⁵⁵，“中午”tsou⁵⁵pian⁵⁵。因受到当地湖广话的影响，荣昌客家话语音与广东梅县客家话相比，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化，最明显的变化表现在韵母上，梅县客家话还保留着鼻音 m 尾和入声 p、t、k 尾，荣昌客家话的[m]尾变为[n]尾，入声 p、t、k 尾则全部脱落，仅留下一个喉塞音 ?。^②

2. 湘方言岛

重庆的湘方言岛零散分布在一些离当地中心区域比较远的地方。在重庆潼南县、梁平县、大足区、开县等地还存有湘方言岛，说湘方言的一般是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来自湖南的移民后裔。

潼南的湘方言岛主要分布在以潼南县东北部的龙形镇、民主、檬子和古溪的廖家长沟等地。清康熙年间有周、屈、李、廖几个大姓人家，由湖南辰州迁来落户，至今语音未能全与本地融合，仍残留原辰州地方腔调，当地人又称其为“龙形土话”或者“神州话”。有学者对龙形土话中常用语的读音、词汇、语法现象进行探讨，认为“龙形土话”是“老湖广话”的一个分支。

^① 孙晓芬：《四川的客家人与客家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6、38~42 页。

^② 李荣主编、黄雪贞编纂：《梅县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5 页。

龙形土话的主要特点是：

(1)f与x相混，如“发、华”都说fa³⁴，“飞、灰”都改成xuei⁵⁵，“黄”说成fag³⁴，“房”说成xuag³⁴。

(2)古代的浊塞音和浊塞擦音的平声字，在今天普通话中读为送气音，可是在龙形话中仍保持不送气的特点，因此与其他不送气的字声母相混，例如“婆”和“博”的声母都是p，同类的如“皮pi³⁴、盘pan³⁴、陪pei³⁴、平pin³⁴”；“到”和“淘”声母都是t，同类的如“桃tau³⁴、条tiao³⁴、糖tag³⁴、头tou³⁴”；“床”和“壮”的声母都是ts，同类的如“长tsaq³⁴、虫tsug³⁴、柴tsai³⁴”。

(3)普通话部分n声母的字说零声母，如年ian³⁴、牛iou³⁴。

(4)普通话部分声母为tʂ、tʂ'、ʂ、ts、ts'、s的字读为tʂ、tʂ'、ʂ，韵母也变读为撮口呼，例如：书ʂy⁵⁵、猪tʂy⁵⁵。

(5)普通话的绝大部分u，在龙形土话中读为ou，例如：肚tou²¹⁴、初ts'ou⁵⁵、竹tsou³⁴。

(6)ian与in、iŋ相混，读为iŋ，例如：盐银inj³⁴、烟因iŋ⁵⁵、天听t'iŋ⁵⁵、见竟tʂinj²¹⁴、钱情tʂ'iŋ³⁴、面命mij²¹⁴、棉明mij³⁴。

另外，龙形土话还保留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方言词，例如：我们一我之，你们一你之，他们一底之，这里一锅里，那里一妹里，怎样一哟之嘎，没有一猫有，那里去一摸之哥，吃一恰，讲一港，做一奏，吐一抖，玩一嗨。^①

大足区的湘方言岛主要集中于中敖镇的一些乡村，以玉皇沟为代表，当地人叫“会同话”。那里的年长者至今仍可以讲一口流利的会同话。这种话还保留着湘方言的一些特点，例如：把“猪”说成tʂy⁵⁵，把“肉”说成nou¹³，把“走亲戚”说成“行家”xən³¹ka¹³，“怎样”说成“何子”o³¹tsɿ⁵⁵。

重庆梁平县的湘方言主要分布在梁平龙门镇（龙门、拱桥、乐都、新盛等乡）。其辖区的汪家沟居住的基本上都是汪氏宗亲，其先祖来自湖南零陵，现在老年人的语言还保留着湘方言的特点，当地人叫“土门场话”。土门场话中，f与x相混，例如，“房”说成xuag²¹，“黄”说成fag²¹。一些在普通话已变成清声母的字在土门场话中还保留着古代的浊声母，例如，“投钱”说成dou²⁴dʐian²⁴，“是”说zɿ²⁴，“上”说zəŋ²⁴。还有把舌尖音说成舌面音的，例如：长tʂiaŋ²⁴、烧ʂiau⁵⁵、手ʂiou⁴²、猪tʂy⁵⁵、吃tʂɿ²¹。

荣昌有“永州腔”，使用者呈零星分布状态。“永州腔”源于湖南永州一带，使用人数较少，仅在少数客籍人中使用。主要特点是有入声，声母鼻边音不分，不分平翘，且tʂ、tʂ'、ʂ与tʂ、tʂ'、ʂ相混；韵母u与y相混。例如，“猪”说成“居”(tʂy⁵⁵)，“吃饭”说成“卡”(tʂɿ:ia⁵⁵)饭。

开县明末清初的移民大多数来源于湖北麻城、孝感等地，少部分来自湖南永州、新化和长沙。说湘方言的湖南人处于人数占优势的说西南官话的湖北人及当地原住民的包围中，相互交往密切，从而引起语言的融合，说湘方言的湖南移民大多放弃了自己的语言，改说西南官话。仅少数地方还存有“新化腔”和“长沙话”方言岛现象，但这些方言只在家里沿用，不对外使用。如东里片区正坝镇、紫水乡的廖、刘姓居民在家里沿用“新化腔”，江里片区临江镇、巫山乡的杨、魏、刘姓居民在家说“长沙话”。

总的来看，重庆方言中的湘方言岛还保留着湘方言的一些基本特点。

3. 闽方言岛

明清时湖广填四川，也有福建地区的人迁入重庆，这可以从一些地区的会馆、宗祠之类的遗迹看出。重庆是大商埠，位于长江黄金水道，又是移民入川的交通要道，因此是移民集中之地，建有“八省会馆”（实为十省会馆），其中就有福建会馆“天后宫”，其址在朝天门。重庆的江津区，境内有天后宫十座，江津仁沱镇武场上宫建筑至今保存完好，门前的石刻楹联有“崇封溯宋元以始，钟灵在蜀之间”字样。^②不过，闽方言在重庆却难以寻踪了，现在已知的只有重庆大足还存有闽方言岛，主要集中

^① 以上龙形土话的部分资料来自刘海燕、黄丹：《潼南龙形土话探略》（《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② 孙晓芬：《巴蜀大地上的闽文化》，《闽西职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在中敖镇天山乡茅店子徐姓家族。该家族先祖原住福建省漳州府龙岩州溪口县(今福建省龙岩市溪口圩),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移居大足,迄今已有两百多年。由于该家族严守祖训,坚持说福建话,并且要求媳妇进门先要学福建话,女儿回门要讲福建话,因此福建话才能在该家族代代相传,形成方言岛。该方言还保留着闽方言的特点,例如,叫“蛋”为“卵”lon²¹;说“睡觉”为“睡卧”fei⁵³ o¹³,说“筷子”为“箸”tçy³¹,说“钱”为tçin³¹,说“没有”为məu³¹。

总的来说,从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后,重庆地区从五方杂处各种方言并存到形成通用的重庆方言,历经了数百年,重庆方言以外的其他方言日渐衰微,仅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个地域狭小的方言岛了。虽然一些方言使用者几百年来顽强地为保留本方言而奋斗着、挣扎着,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处于强势地位的重庆方言的挤压下,会说或愿意在公开场合使用本方言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可以预言,这些方言岛在不远的将来也会如其他地区一样淹没在重庆方言的汪洋大海中。

(三)重庆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

现在重庆境内的少数民族总人口210.3万人,土家族人口最多,有142.4万人,其次是苗族,约50.2万人,主要分布在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等四个县。不过,在这些县中汉族人口仍占有不小的比例。除了这四个县,有少数民族聚居的还有渝中区、綦江区、荣昌县等地,不过人数都不多。

土家族是重庆地区除汉族以外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土家族人自称“毕兹卡”,汉语译为“土家”。土家族人的祖先,史书上称“夷”、“蛮”或“土”。土家族这一名称是宋元以后,由于汉人的大量迁入而产生的。为了区别族类,土家族人用汉语自称“土家”,称迁入的汉人为“客家”。1956年,经国务院批准“土家”正式成为单一民族。土家族有自己的语言——土家语,属汉藏语系的藏缅语族。

土家族人由于长期居住在离城市较远的山区,因此在语言、文化上没有完全汉化,还保留着自己的一些传统。重庆地区的土家语,与毗邻的湘鄂西、黔东北的土家语大同小异,不过没有自己的文字。由于与汉族长期相邻而居,交往频繁,因此土家人现在基本上都操汉语,只有聚居偏远山区的一些老年人还保留着说土家语的习惯。

苗族史书上称为“蛮”,而渝黔湘边区的苗族连同其他少数民族一起统称为“黔中蛮”、“五溪蛮”或“武陵蛮”等。一般认为是远古时候的“三苗”的后裔。清《皇朝经世文编》载《郭青螺文集》云:“考红苗蟠据楚、蜀、黔三省之界,即古三苗遗种也。”重庆的苗族现在约50.2万人,除彭水、酉阳、秀山等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比较集中以外,还有綦江、江津等地也有苗族,不过人数都不太多:据1985年统计,当时綦江有2039人,万盛有784人,江津有346人。綦江苗族是三百多年前从云南、贵州边境移入县内高寒地区的;万盛区的苗族多是清初湖广填四川时由湖广和贵州迁来;江津苗族分别是唐初、五代、清初、民国从太原、贵州等地迁入的。这几个地区的苗族分布的基本特点是大杂居,小聚居,即与其他民族是一种杂居的状态,而苗族所在的一些小的村落又相对聚居。

苗族根据服饰、风俗习惯和语言等不同而有不同的分支,有红苗、青苗、白苗、花苗等。重庆地区的苗人主要是红苗和青苗:万盛、彭水、黔江、酉阳和秀山的里仁、海洋等地主要是红苗,而秀山的晏龙乡民族村居住的则是青苗。苗族有自己的语言,也有自己的文字,但其文字现仅有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晏龙乡民族村还在使用。苗语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重庆苗族人一般都会苗语和汉语。在民族内和家庭中,有时讲苗语,有时讲汉语;在与汉族交谈时,都用汉语。也有散居的苗族人,只会汉语,不会苗语。20世纪50年代以来出现的汉语新词,被借入苗语中,苗族人也使用汉语的发音夹在苗语词中使用,例如:共产党、毛主席、社会主义、电灯、电话、彩电、冰箱、汽车、飞机等。

除土家族和苗族外,重庆也有其他多种少数民族,如还有回族、满族、彝族、壮族、布依族等52个少数民族,但这些少数民族成员人数不多,大都是由于工作调动、参军转业、搬迁、婚配、经商等原因迁入的,居住分散,没有形成民族聚居区,因此一般都通用汉语和汉文。只有綦江区有聚居的彝族,但彝语已基本失传,除几个老人还能说一点简单的彝语外,男女老少都说汉语。

二、重庆的移民史与重庆方言

一个地方的语言与该地人民息息相关，人口的大量迁入迁出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对语言产生影响。重庆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历史上有多次大的移民活动，使本土的居民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也使重庆的语言发生了很大变化。例如，历史上多次从湖广移民川、黔、渝等地，把不同时期的湖广话带入重庆。今天的重庆方言正是重庆土著方言与湖广方言相结合的产物。重庆一些方言岛如荣昌的客家话和老湘语、潼南龙形镇的老湖广话、梁平龙门镇的土门场话等都是各个时期移民原语言的遗留。

(一) 重庆历史上的移民活动

1. 早期的移民

重庆人自称是巴人的后代，但是巴族的起源并不在重庆。巴人原活动于今湖北省南部、西部和汉水流域一带。巴人受当地楚人逼迫，多次发生巴楚战争，巴人处于劣势，逐渐后退，被迫迁入重庆地区。巴人由东而西，这就是最早的移民。现重庆所辖广大地区，在古代是蛮荒之地，居住着“濮、苴、共、賛、僚、夷、蠻”等民族，这些民族在中原诸夏眼中是“蛮夷”、“西南夷”。巴人进入重庆地区后，与当地土著居民杂居共处，建立了以部落联盟为基础的奴隶制国家，以江州为中心，达三百多年之久。外来的巴人与重庆当地的土著居民都是在巴国的统治下，故也统称为巴人或巴族。在一个比较封闭的地区内，各族人民相互交流，相互影响，逐渐形成一个有统一语言、统一文化的共同体。

武王灭纣后，把自己的宗亲分封到巴国，这一举措加强了巴国与中原地区人民的往来，在语言、文化上都会有一定程度的交融。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分立 36 郡，巴郡就是其中之一。为了加强统治，秦始皇迁“秦氏万家”入巴蜀。这样，中原地带人口的大量迁入，加上政治和文化的影响，使原来的土著居民包括巴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逐渐在语言和文化上与中原地区趋同。《文选》四载左思《蜀都赋》刘逵注引《地理志》说，秦灭巴蜀之后，“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以后，地处西南隅的历代重庆地区人民作为中华大家庭的一员，生活习俗、语言等方面与其他地区的汉人逐渐融为一体。

2. 元末明初的大规模移民

元末明初时战争频仍，为了躲避战乱，人们往往扶老携幼，举家外逃，而地处西南隅、偏僻荒芜的重庆广大地区往往是中原地区尤其是相邻的两湖地区人们的首选。元朝末年，湖北罗田人徐寿辉率领的红巾军在长江中上游起义，其部下湖北随县人明玉珍于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 年）率军由巫峡入川，陆续占有川蜀之地。至正二十年（1360 年），徐寿辉部下陈友谅弑杀徐寿辉自立为汉王。明玉珍拒不从命，自立为陇蜀王。至正二十二年（1362 年）明玉珍称帝，国号夏，定都重庆。1366 年明玉珍死，子明升继位。1371 年朱元璋派兵入蜀，明升降。明玉珍及其子在重庆 15 年，其部下多为湖北人，大夏政权灭亡后，其数万部下多留居重庆。在明升投降之前，明朝官军占领湖广后，原住湖广地区的与红巾军有牵连的人为防备明朝官兵捕杀，也纷纷迁入重庆地区。如石柱的《谭氏家谱》记载：“在元末徐寿辉、陈友谅互争雄长，天下大乱时，洪武二年（1369 年）二月初二日辰时，父兄子侄七人，从湖北麻城孝感珍珠码头起身入川。”垫江县永安乡梅氏族谱记载，其始祖梅玉润于明洪武二年，从河南迁来定居。明朝建立后，为了社会稳定、发展生产，中央及当地官吏大规模组织移民，鼓励其他地方的百姓尤其是湖广百姓大量迁移入巴蜀。如石柱的《向氏家谱》记载：“大明平定西川，逐陈填楚，逐楚填蜀，洪武二年始祖向玉、向璠二人由麻城入蜀，落业密酿坝猫槽沟（今悦来乡）。”《黔江旧志类编》载陶姓家谱：“明洪武时由江西抚州金溪县迁四川大足县，嘉靖时迁本邑。散居全溪、白合、黑溪，共千余家。”元末明初由湖广迁入的以麻城人最多，除了避难的外地“流民”之外，外来移民也有战争中落业重庆各地的官兵。洪武四年（1371 年），朱元璋派大批明军分别从北面和东面两路攻打明升，重庆平定之后，大批外地军人留居重庆。如《石柱县志》所引《刘氏族谱》记：“洪武四年，马克用不能就敌，求友德率八骑等处兵将七千七百，鏖战十有九日亦不能胜，于是尽拿家口，搬移四川地方溪源里置业落坐，此后子孙分支落业石砫等地。”另外，重庆地区历史上有多种少数民族，由于民族歧视政策，宋、元、明等朝